

7

很快到了年终绩效测评的时候。那是公司首次在KPI体系中引入360度评估,意在业绩指标评估外,全面分析员工工作过程中的非量化信息,立体地体现出员工的成长、发展和执行力。新体系上马各种测试,大家忙得昏天黑地,Sam安拉们常常一起加班到深夜。他在QQ上说,安拉辛苦了!她开玩笑说,不辛苦,有老大您陪着呢!他打来一个坏坏的笑脸,那我每天陪你到12点。安拉一笑而过。

每年年终应该是所有员工的丰收季。根据运营现状和当年净利润,年终公司按董事会持股分红外,另行提取20%的纯利润作为季度奖和年终奖犒赏员工,以感谢所有员工一年来的辛苦工作。按照惯例,年终绩效测评不仅一票决定第四季度的季度奖,而且直接影响着全年度的年终奖。

像DL这种国际化管理的大集团,人均分配奖金绝对不可能。HR依据企业对各部门的依赖程度和部门价值,计算出各部门对应的奖项份额、奖金分配比例,经中高层领导审核、董事会通过后,再在全公司公布实施。绩效奖金通常分为A、B、C三等,每级都有详细的评分规则和规范的操作说明,每个等级都有指定的分配比例。在未被韩企收购时,为避免不必要的争执和倾轧,大家都心照不宣地轮流拿着ABC奖,现在这个方法完全行不通了。每个部门的绩效考核权完全掌握在韩籍同事手里,要打开他们的缺口搞些小动作,估计没人有这个胆量。绩效考核公布前夕,Sam和安拉在校对最后的数据。

安拉——Sam迟疑着,使劲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,你来看这排数据。

怎么了?
你看,除去离职、生育者,我们PART参与年终考核的共有20名同事,按照HR指定的40%、40%、20%分配比例,A、B、C三个奖项的份额分别是8人、8人、4人。你看这,满足A等条件的共有9人,B等条件的只有7人。

和HR特别申请下,就按实际得分来分配奖金好了。

不妥吧,这是公司初次引进360度评估体系,每个指标、每个数据背后都有科学严密的测算标准,哪能说改就改呢?

那……
安拉,Sam欲言又止,手上的铅笔停留在某一个单元格内。安拉探身一看,分明是自己的名

风吹草低(小说)

□姜利宾



绘图
瞿溢

字,她就是A等奖的九分之一。是啊,只要把她名字轻轻往下一移,事情就解决了。

可是——可是——那可是实实在在的五千元啊。

安拉,你看,这两人比你年轻,这几个新人职,这位神经比较脆弱,你看,你能不能……

听出来了,我活该就是那位又老又熟、心理强大、克制礼让的冤大头。

安拉——如果你不同意,我另想办法。我知道这对你不公平……

安拉,这样的事我不知道如何和别人开口。

我同意。我有事先回了。强忍住眼中的泪水,安拉一手拉开办公室厚重的木门,冲进深渊般晦涩而枯寂的长廊。对着夜空,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冰冷、新鲜的空气一直透进肺里、脚底。

第二天上班,例行的周会上,向来活跃的安拉一言不发。会议结束,她第一个推门出去。在行政楼长长的安静的走廊里,Sam紧走几步追上她,他的嘴里连声喊着安拉、安拉、拉拉、拉拉拉……把她堵在门外,有点手足无措地拍她的头,扒扒她的肩,冲她做鬼脸,安拉面无表情直直走向自己的格子间。他把袋装的高丽参茶撕开了送过来。他弯下腰,细细地端详着她的脸说:安拉,你下巴上有什么?

那是一个疤痕,安拉3岁时不小心在门槛上摔了一跤,缝了4针。因为疤痕长在脸颊与下颌交界处略靠里的地方,所以那么多年过去了,几乎从没人注意到,而他竟然发现了。他怯怯地碰了碰伤疤,还疼吗?

安拉的泪不可控制地流下来。Sam一脸惶恐无辜,不敢看她的眼睛,只是站在她的身后,不时地用鞋尖踢一下她的转椅脚。

回自己位置去吧。安拉别过脸,一手撑着自己的下巴,干巴巴地说。Sam乖乖地回到自己的位置上。

安拉看到他的QQ头像固执地

闪烁着。

别想太多,安心上班吧。安拉淡淡地回了一句,关了QQ。初来乍到的Sam,若想以后顺利地开展工作,总得干几件收服人心的事,绩效考核就是其中的关键节点,他怎能错过机会?安拉只是生气,他为什么没有事先征求她的意见?在他心里,她是那么小家子气的人么?还是他从一开始处心积虑地接近她,就是为了今日的利用?安拉怔怔地发着呆,又使劲地摇摇头。

8

当安拉和Sam正别扭着如何打开僵局时,突然有人告诉她,他要走了。

她在心里不断地告诉自己,他是一个不相干的人,和她没有任何交集,他随时离开就如他曾经突如其来。她告诫自己,千万不能当着老大的面流泪,千万不可以。当老大一转身走进小办公室,她的脸就像一个痛哭失声却无法发声的人那样扭曲起来。她听见Sam走进来,她快速地背过脸,紧紧地咬紧自己的双唇,使劲地瞪大眼珠子,却无法控制自己不断抽搐的双肩,泪水还是控制不住地流下来。她拼命捂着自己的嘴巴,她的泪从指缝间源源不断地淌下来,顺着桌沿滴到她的膝盖上、脚背上。

不知情的同事诧异她的失态,不过一个个很知趣,装作什么也没看见似的各干各的。前座Emma问了声什么,她压抑着嗓子回了句,好不容易控制的情绪又崩溃了,她把脸完全埋在自己的手心里,她简直不知道应该把自己怎么办。

下午一上班,简单地收拾下双肩包,Sam就准备开路了。办公室里除安拉以外的所有人都热情上前和他告别,Sam不时瞟一眼始终埋头做报表的安拉,几次想要开口最终却什么也没说。Sam走到安拉对面的位置,解释说要给钢笔蘸点墨水。安拉偏过脸,从指缝中看见对面屏风上他的剪影,他并不看钢笔和墨水瓶,只是

默默地注视着安拉。他轻轻地弹了弹她的隔屏玻璃。

H1。

安拉使劲点点头,在背后用力地向他挥了挥,他头也不回地往门口走去。

安拉以百米冲刺的速度从另一个不会遇到他的楼道跑出去,冲到门口小卖部,买了一包他最爱的白壳中南海,装入信封。当她走出超市,他已永远消失在未知的远方。

安拉对自己说,忘了这个可恶的人吧,他还黑了自己5000元。

两个月后,他被调回韩国总部。

9

三个月后的某个周一,第四任总裁上任后的第一轮裁员开始了,行政人事35岁以上员工一刀切,安拉正好踩线。周一一下午下班,同龄的同事一个个灰着脸走进HR办公室,一个个拿着信封走出来。

安拉开始默默收拾办公桌。

周二、周三、周四、周五,没有人来通知安拉离职。

次年三月,安拉和同事们一起赴外省参加团建活动,正好与HR负责裁员的同事住同一标间,晚上临睡前俩人有一嘴没一嘴地闲聊。

安拉,你知道去年按年龄一刀切,为什么独独留下了你吗?

不是说正好缺人手吗?

呵呵,多一个人少一个人还不是他们说了算。

那……

你不知道吗? Sam回国前夕给HR总监发了一封邮件。

一封邮件?

关于你的。

关于我的?

是的。邮件说,如有裁员,完全可以忽略你的年龄、学历、背景因素,因为你的能力任何时候都可以胜任行政部的任何一项工作,你是一名值得信赖和托付的员工。

啊??!

安拉一声不响地关了床头灯,把脸埋进厚厚的被窝里。(四)

胡不归(散文)

□何尤之

生活有了断章,是从2017年开始的。且,再无续篇。悬崖式的断章,如一堵不可逾越的铁壁,利落地斩断,断了乡思,断了浓浓的年味。

这一切,都因为母亲的离去。2017年6月10日(农历五月十六日),母亲九十虚岁时,忽然撒开了手,去了遥不可及的地方。

记得从1984年起,我便离开了村庄,化作一片云彩,飘忽在东西南北。生活如一根粗犷的绳索,肆意地拉扯着我,往南,再往南,到了母亲不曾耳闻的地方。而逢到过年,母亲手中那根细细的线,跟着腊月的寒风轻轻摇晃,便能把我从千里之外,带回母亲身边。直到2017年,几乎每一个春节,我都回到母亲身边,陪伴母亲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年。

往年,一般大年三十了,便乘车回去。老家在苏北灌溉渠边,交通不便,自己又没车,带年礼实在不便,所以都是空手回去。其实这是很尴尬的。农村人讲面子,人前要显摆,衣着要鲜亮,大包小包往家拿,见人递上好烟,聊点外面的见闻,说明在外混得不错,引来一村的好评。后来有不少车子进村了,更显气派非凡。而我总是空手而回,没有车,也不喜穿着,而且也不健谈,见人只会打个招呼,不会递烟,不会聊天,在村人看来,是混得不咋样的了。这样的我,必定会引来差评。这些杂音我是听不到的,母亲肯定是要听到的。母亲从未在我面前说过,一个字都没说。

回到家,进母亲的小屋。母亲的小屋很小,只有十来个平

方,后墙有个很大的窗户,透进丝丝的寒风。屋里摆设是简陋的,床铺,灶台,桌子,水缸,还有一张父亲生前用过的办公桌,都挤在小屋里。电视,冰箱,洗衣机,这些电器都没有,母亲也用不了。墙上挂着几十年的老相框,里面有十来张黑白照片,是儿女们不同年龄时照的。我们早丢了,母亲还保留着。儿女都不在身边了,想哪个了,就去看看照片。

小屋小,却并不显零乱。母亲是个爱干净的人,总把小屋收拾得井井有条。母亲一生的劳累和辛酸,已是我的言语所不能穷尽的。到了晚年,她和所有农村的父母一样,把她和父亲劳碌一生才拥有的一切,包括六间房,都给了儿子,自己则蜗居在这十来平方的斗室里。

知道我要回来,母亲事先收拾了小屋,又备好了馒头和肉菜。母亲的厨艺,本来在村里是数得上的。可人老了,手脚不利落,连一顿普通的饭菜都勉为其难了。不消说母亲说,姐姐妹妹就早早地送来了馒头和肉菜。

晚饭时间,母亲蒸好馒头,煮好鱼,电饭煲里煲了粥,娘儿俩简单地吃了晚饭。然后母亲收拾好,把桌子擦个干净。做这些家务活时,母亲从不让我伸手,说你生手脚的,东西在哪都找不到。

收拾完毕,娘儿俩就着一盏15W的灯泡,聊起了家常。母亲坐在床边,我坐在藤椅上。这把藤椅有些年头了,也是父亲生前用过的,至少有三十年了,还完好无损。每次我回去了,母亲都把藤椅让我。我说您坐吧。母亲说你坐吧,一路上坐车累了,我就坐床边。于是我坐藤椅上,母亲坐床

边。我们唠了起来。

我很少和母亲说外面的事,外面的事,已不是母亲所能明白的。其实我从没把母亲看成一位老人,直至她去世,我也觉得她是年轻的。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,我说不清。从我走上工作岗位起,母亲就这个状态,一直不曾老去。

母亲是个知性的人,该问什么,不该问什么,她很会拿捏。我不说的事,母亲从不多问。比如在单位混得咋样,今年挣了多少钱。她知道儿子是个平淡无奇的人,够生活便好。母亲对我说得最多的,是在外要舍得吃,舍得穿,不要节省,要爱惜身体。

常年在外,我对村里渐渐有了生疏。母亲便会和我说些村里的事。谁娶了媳妇,谁生了儿子。那个大爷身体不行了,这个婶娘过世了。说这些时,母亲会不由自主地叹息。母亲提醒我,你一年才回来一次,明天去看望一下大爷,或哪个婶娘。母亲的话,我是认真的。第二天,大年初一,我会一一给大爷大妈们拜年。

还有一些人,母亲也会和我提及。母亲是个懂得感恩的人,那些帮过她的人,她无力回报,只能说给我听,以示她内心的感激。母亲说,现在的人变了,没以前那么好了。但好人还是有的。那些帮母亲去街上带一斤豆腐回来,或在路上扶了她一把,哪怕是路过叫了她一声大妈奶奶,她都会记在心里,会跟我说。作为儿子,我有说不出的感激。

除了大年初一去拜年,其他的时间,我都守在母亲身边。我们并不总是聊个没完,只是随随便便地聊着,或是静静地坐着,看院场上的干草,在风中打着旋儿。

那个矮矮的身影,从此带走了我归去的冲动。

每年我只回去一次,只住一个晚上,就会匆匆离开。

母亲说,在家玩两天再走吧。

我说,还有事呢。

母亲说,有事就不留你了。

我说了要走,母亲也不挽留。母亲是真心想留我,还只是客套,我听不出来。不过老人都想儿女承欢膝下,我想母亲也应该是这样。

下午我要走了,母亲送我到门口的小路上,叮嘱我吃饭要及时,要注意身体。我说妈,你回去吧。母亲装着若无其事地说,嗯哪,你走吧。我向母亲挥了挥手,便转过身,向西走。走出一百来米,见母亲还在小路上望我。等我折身向北,到了引河桥上,回望小屋,看到母亲又转到了小屋的后面,站在一排水杉之间,在远远地眺望。这么远的距离,母亲是完全看不见了,但她的目光,被一颗心牵着,投向儿子的背影。

2017年,这样母子相守的年味,被永远定格了。母亲走了,我突然失去了家的方向,失去了回家的理由。那样的年味,如一页页日记,只能在记忆里翻阅。那时的年味,很平淡,平常如日落日出。而现在再去回想,便有了许多的感怀,便有了许多的痴想。

2019年春节前,我回去上坟,给父母烧纸。本是令人生畏的坟地,如今却是我和母亲的相见之地。再走引河桥,不由自主地回首眺望,眺望母亲的小屋。小屋还在,像个羸弱的老人。只是人去屋空,不知故人回。后面的那排水杉,依然生机盎然。只是水杉边上,再没有了那个矮矮的身影。

那个矮矮的身影,从此带走了我归去的冲动。



江海新韵

年轮(组诗)

□晨松

谁楼·钟楼

经历了千年的风雨

古谁楼依然屹立

悠远的晨钟暮鼓

犹在耳边敲响

楼上

一千年前的那朵祥云

犹在眼前飘浮

钟声响了一个世纪

而今铿锵依旧

时针的每一次转动

都在记载一段历史

悠悠不绝

白昼与黑夜

朗朗的钟声

穿过繁华的都市

在天空久久回荡

年轮

童年是小溪

细细绵绵

少年是大河

放浪不羁

青年是大江

激情澎湃

中年是大湖

蕴藏丰富

老年是大海